

呂新吾集

14
514
6

六



44
514
6



呂新吾先生去偽齋文集卷之六

寧陵呂

坤叔簡甫著

孫男慎多

重刊

慎高

授梓

姪孫

聲渭

振

註次

姪曾孫紹楨

訂正

姪侄孫前庚

外曾孫魯楨

較閱

曾孫婿蔡之琪

曾孫

應菊藏板

雜文類上

一師六友圖說

昔人云君子立身行己自有法度予也率意所如多
詭於道每思几席觴豆戶牖弓矛聖有箴銘以自檢
也若暗於物而冥於心後然自恣奚所不至予甚懼
焉乃尊一中以師之標六物以友之各系以贊匪識
物也嗚呼師嚴矣然謬以毫釐猶可假借而權也輕
重之度也短長之準也高下之又直予以繩方予以
矩圓予以規考其中不中以質於師予安所逃罪是
前後左右無一非檢身之物動靜食息無一非檢身

之
至廁廐無一非檢身之地欲不置此身於法
度可得乎



白菜說

物有八珍十齊十二和百羞而菜為淡菜有五味而
 自菜為淡其為物也入目不華入鼻不馥入口不爽
 類生樊圃中與凡菜伍而彼亦穢惡無染清素自如
 不其名芳鬪妍媸老圃云其種不一叢生而環附者
 曰蓮花似韞藉者下廣上狹哀然內附曰杓似虛受
 者峭然玉立若削若冰曰箭籬似正直者或曰葉屬
 木為仁莖屬金為義體質屬水為智根堅結而中涵
 為信亭亭翼翼不靡不披為禮具五德也而以淡為
 宗呂叔簡曰余於淡有深味焉夫人之於欲也蓋恣

去偽齋文集
卷之六
五
雖焉不厭足不止抑於心有至艷耳榮門利孔競進
奔趨艷於勢也一有淡心則可以養德紛華奪目好
尚爲迷艷於愛也一有淡心則可以定志妖冶傾情
意所便適艷於慾也一有淡心則可以立命辯口紛
紜真識我獨艷於言也一有淡心則可以寡尤橫逆
所加一朝欲逞艷於怒也一有淡心則可以遠禍時
事傷心非人滿眼艷於惡也一有淡心則可以廣量
居冲漠室存恬靜心作澹泊人履岑寂境行雅素事
爲如水交凡俗尚所饜養與世味稱鮮濃者自非道
腴不殊醜毒無垂涎無染指無膾炙於身心是菜也

其餘師說因繪於圖而爲之說以自淡云

愛玉簪說有引

花卉之開各王其時歷四時而常開者有月繼占一
季者有百日紅至於正月迎春二三月號爲花朝紅
杏李桃牡丹芍藥鬪妍爭盛占斷春光萬紫千紅不
可殫述四月榴五月蓮亦當令然留連至秋而始歇
六月亦有雜秀而無孤芳當正令者八月木樨不與
羣芳伍然猶有三秋桂子之名九月菊然留連至冬
而始盡梅開十二月而留連至於春初甚有二月見
梅者當七月之正令不前不後北土惟玉簪而古今
品花卉者至及苔萍百草獨玉簪不一齒及憶名芳

之不受知命也於玉簪何損天之生梅久矣楚騷不見收至陰鏗何遜蘇子卿有詩而一日名聞天下唐李杜宋蘇黃互爲引重遂主百卉之盟陳晞顏集詠必欲千首人謂爲梅妖所附而尤鍾愛於林君復至今遂爲第一桂不得先焉物以人重尤以詩辭人重玉簪獨受知於予而予又不足爲玉簪重願爲拈出以爲此花嗚矢乎安知後來者無陰鏗何遜諸人也因讀周子愛蓮說而續之

時維七月令首三秋於方屬兌兌正秋也於象屬金金白色也有花粹白獨占此月名曰白鶴仙者象其

形也有名曰季女者兌爲少女因其卦也俗人無知乃名之曰玉簪於義奚取夫物之形色匠於天工故制器尚象者則而擬之謂玉簪爲季女簪可也謂花爲玉簪豈先有簪而此花竊擬其狀乎抑治玉者彷彿此以爲簪乎孰主孰客孰先孰後有識者辨之孔子曰必也正名乎予不能正備之名而於玉簪發一喙云且其備有衆善繫予師資萃抽於月初花盡於月終剛三十日無所留連急流而退之勇也嫩肌脆質高標自呈不藉苔蕾爲包裝不資綠葉以扶持特立之操也純白一色薄五采而不粧不二不雜之貞

也牡丹芍藥菊諸花奇色巧態務以悅人此花狀貌
朴素老成不爲妖冶質任自然之真也半開半含萼
不見跋有餘不盡之涵蓄也七鬚在中一鬚獨長尊
卑高下不僭之禮也朝開暮收明日不復再開履盛
滿而卽止知足之義也香韻輕清略不濃艷置之他
所徑歲尚有餘馨盛衰一致之節也予若此花免於
今之世矣我師乎我師乎

日用說寄楊啟昧門人

千古聖人參贊兩儀彌綸六合凝三千三百於一身
理萬事萬物於各得其用工之要惟是治一一得皆

得一得永得孔門傳授顏曾只有此物啟昧所言知
性真說約之宗旨也第吾人口人之間事如洒掃應
對瞻視笑談起居食息升降進退事使交接辭受取
與地如宗廟朝廷市井山林鄉黨宗族几席床第徑
簞儻艱污濁幽隱人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姻族朋
儕夷狄蠻貊寇賊仇讐讒奸權佞時如瞬息終食旦
夕晝夜淹留困頓安樂死亡皆性之所在也觸事求
理到處觀心隨時用功逢人見道皆知性也苟不於
日用體貼而冥日端坐見性明心此釋氏之寂也高
說性道卑視彞倫忽於一動一言只說無聲無臭此

去仙齋文集
俗儒之幻也與君今日說個性要在何處見得與君今日說個知性又在何處着心與君說個養性要在何處下手故中庸易傳談性之根底也示人以一使其知所捫捥論孟談性之枝葉也示人以萬使其知所持循諸君子但沉潛靜定操存此心隨所應接必求諸道尤急者先去我心萬惡之根我心第一故聖學入門先要克己歸宿只是無我蓋自私自利之心是立人達人之障此便是舜跖關頭死生岐路言之令人悚慄諸君子思之

知耻說示兒

凡人家子弟宮室車馬衣服飲食僮僕器用事事要整齊華麗豐美充足狀後志驕意得稍不及人便自媿耻這是一副俗心腸低見識你看那老成君子宮室不如人車馬不如人衣服飲食不如人僕僮器用不如人他却學問強似人才識強似人存心制行強似人功業文章強似人較量起來那個該媿耻

擇交說示兒

凡親朋聚集戲謔歡呼把臂拍肩躡足附耳只是要慇懃親熱比黨阿狗纜號同心知己稍不稱禮便說淡薄這都是世俗態兒女情你看那有道交遊德業

勸你成就過失責你改圖或說往古聖賢或論世間道理不出淫狎言語不許他人短長不約無益閒遊不幹詭隨邪事較量起來那個是好友

男兒八景

泰山喬嶽之身海濶天空之腹和風甘雨之色日照月臨之日旋乾轉坤之手磐石砥柱之足臨深履薄之心玉潔冰清之骨

士庶六愆

天與田土而說稅天與子孫而隱丁天與聰明而濟奸天與勇力而逞暴天與富足而專利天與衣冠而

害人天理已虧天刑罔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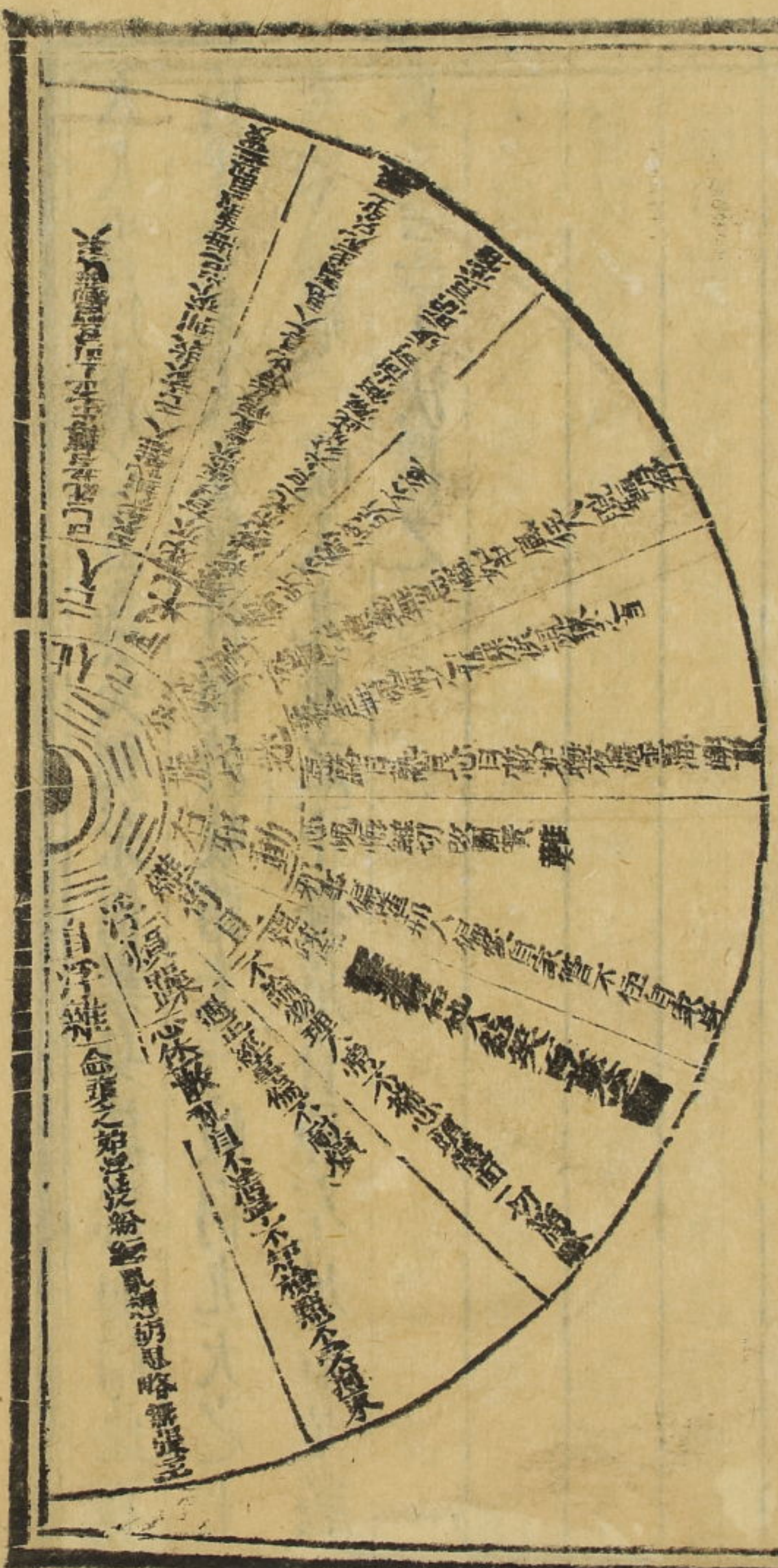
理欲生長極至之圖說

人生天地間大率三等其六合爲家萬物一體盡得人道完復天初者曰聖人無善無惡逐波隨風生無世益死無後聞者曰衆人縱欲恣情賊仁害義天理滅絕良心喪盡者曰凶人凶人爲不善其初非與聖人遠也指五尺之童子而謂之曰汝他日爲盜未有不斃然怒者非佯怒也彼其惡盜之真情與不爲盜之本心確乎其不可移也然而天下之穿窬劫殺徃徃而是此其人何嘗不過童子之年哉欲心所斃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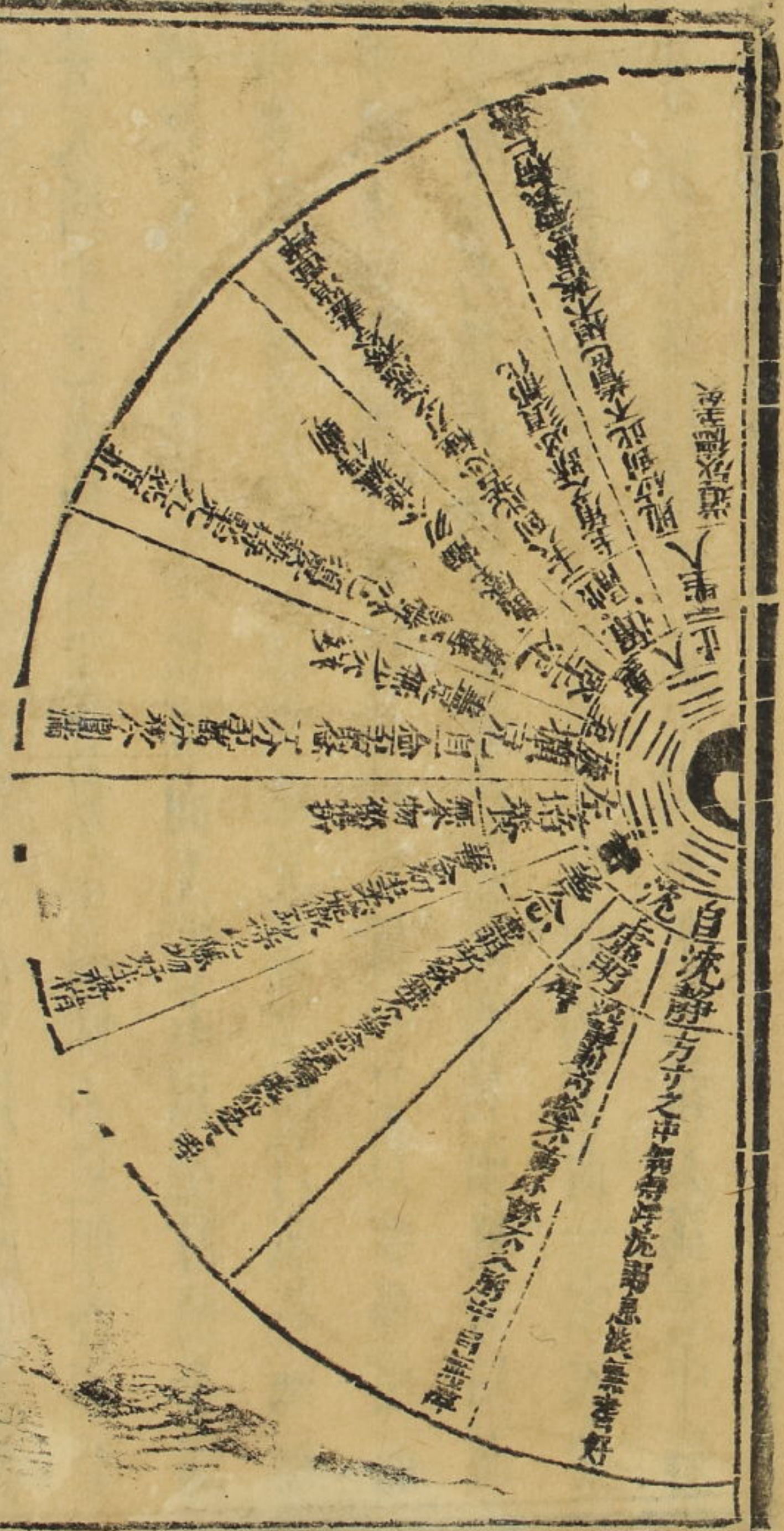
且爲迷邪念所積潛滋已久忽不自覺其至是也故
一行之失卽爲躡蹠一言之謬卽爲桀紂非便爲躡
蹠桀紂而躡蹠桀紂之所從來也諺曰換却一念舜
跖可變是故爲惡非天爲善非命在我而已吾語爾
曹以善爲性之當爲惡爲理不可爲爾未必吾聽若
夫爲一善而此心快慳不必自言而鄉黨稱譽之君
子敬禮之鬼神福祚之身後傳誦之子孫榮之爲一
不善而此心愧怍雖欲掩護而鄉黨傳笑之王法刑
辱之鬼神灾禍之身後指說之子孫羞之此二者孰
得夫有小善而矜聞小譽而喜雖孺子亦莫不朕是

人人皆知善之當爲矣獨奈何棄身於惡而蹈此百
凶乎余衆人也每徘徊於岐路夫一岐向九天之上
安樂萬端一岐入九地之下憂危百種左足右足願
與一二子決擇之

理欲生長極至之圖



卷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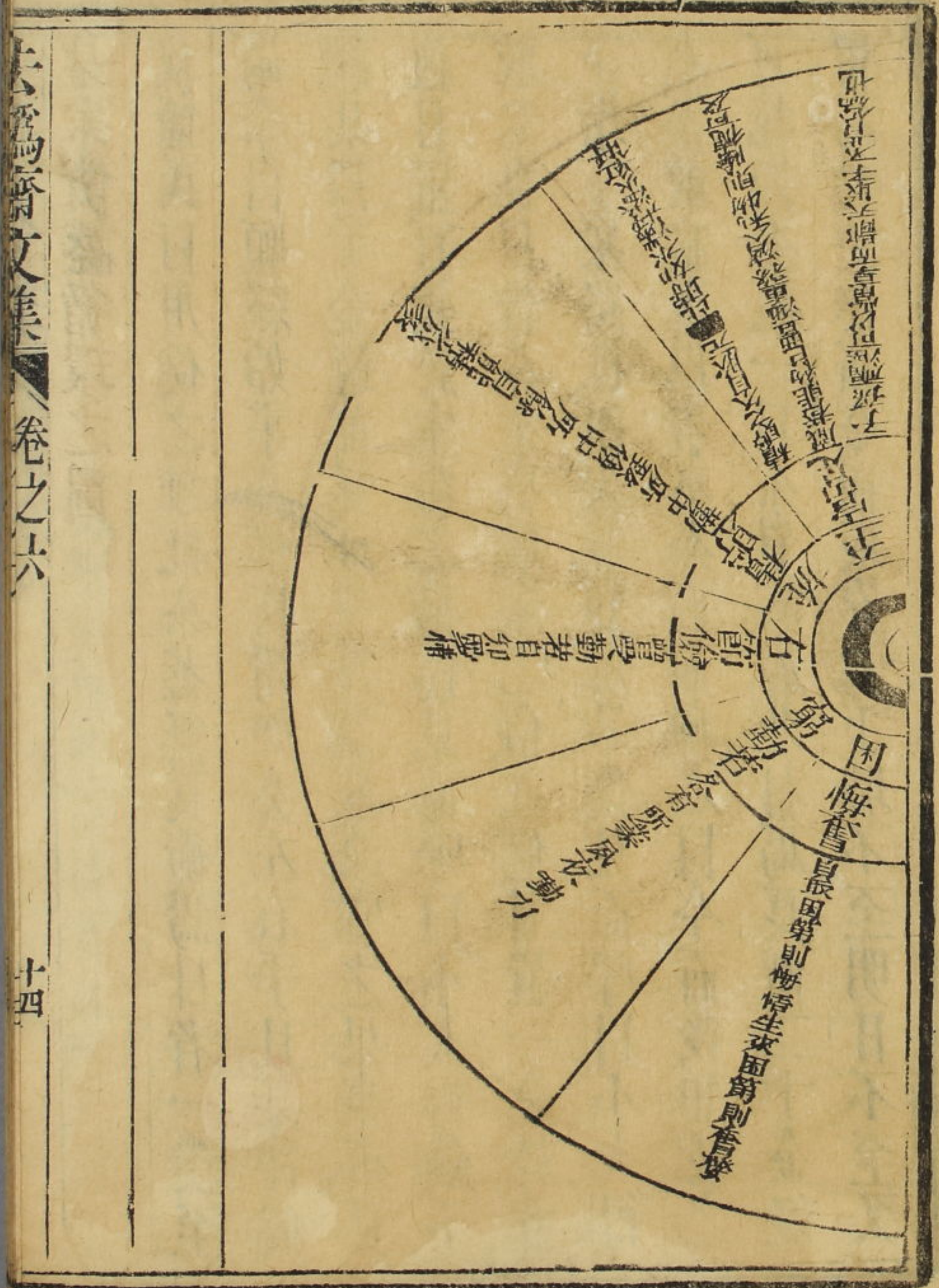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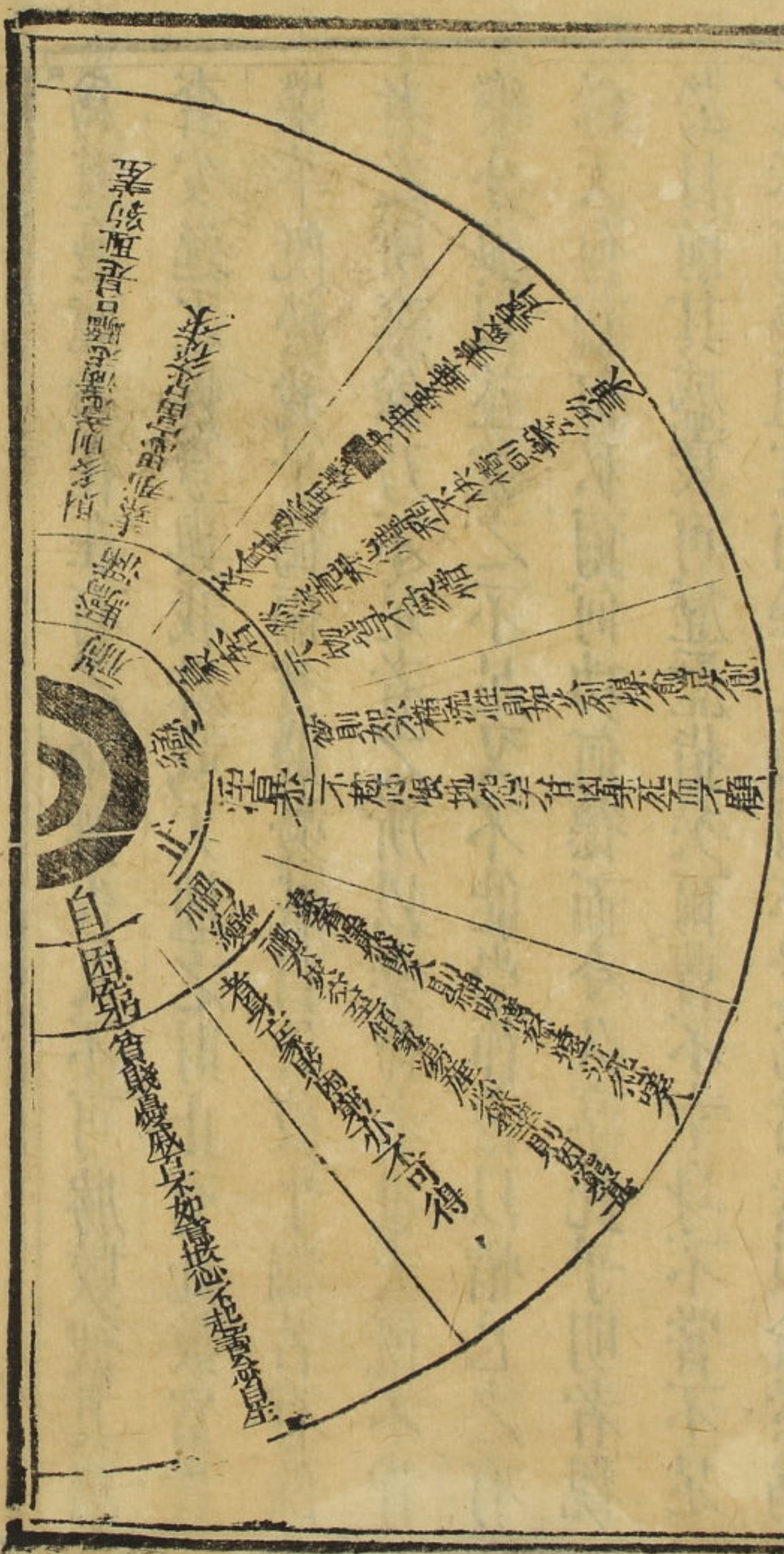


身家衰盛循環之圖說

嗚呼君子觀此圖不惟知人事當修抑又知天道可懼也六合之內民生不知幾千萬矣以天所生之物養天所生之人均衣平食無令有餘不足俾各不至饑寒而止尚僅獲一不敷用而尤富者田連阡陌金滿箱囊飲甘饜濃踏繡錦歌兒舞女醉月眠花酒棟驪深不乘堅策肥其更富暴殄之餘猶足以驅僮僕而飽窮鬼乃耕夫織婦日夜勤劬寒暑兩驚身枯面枵腹積眉兒贏女鬻終歲苦辛如馬牛而一家衣食如乞丐又瞽目殘肢孤兒獨老采色鶻衣爲溝中瘠

爲道邊殮者在在有之諸無告人不可勝數彼其驕奢安逸之性豈與我殊哉天地之財止有此數富貴榮華旣於我乎獨偏貧賤憂戚自於彼乎獨苦有餘者之所棄餘乃不足者之所以棄命者也夫旣不肯樂分與以益彼之不足又不能崇節儉以惜已之有餘天何親何私爾何功何德而令久享此乎明者觀於目前其盛衰可歷歷指矣爾曹不幸身不啻不足之味而襲祖父有餘之業以享受爲當然以儉素爲耻事將施予不能而慢棄則不甚惜焉積孽其躬而獲罪於天矣作循環圖以悟之

身家衰盛循環之圖



僕說

叔簡氏日用僕之難也余蓋無良術焉日者一僕至請余曰願終始事公惟所用如公左右手且某朴假某以千金適萬里可無封識也余嘗之果事事長他日置百錢於室命之掃僕見而呼曰小人得錢不敢私也以告公余喜狀未之信也他日置一金於堦下堦下衆路也卽失莫知所詰僕見而呼曰小人得金不敢私也以告公余喜而稱之曰今而後知汝之可托以金也一日余買馬於北村馬良價二十金旣留馬矣使僕齎金而取券焉下哺不至明日不至又

明日猶不至踪之始知其懷金以行也還北村馬小女奴曰我知有今日矣初僕之見錢也我竊視焉幾番數又每錢熟視之始以告其見金也我又竊視焉出入其袖者再四相告而次且者又再四彼不欲取一金失二十金也此然猶朴也不能待千金矣余笑曰嘻以爾多才竟爲爾賣耶今應門者有一人焉能食歲兩更衣衣如未更者馬瘦芻乾不知與也設一錢事不經余不濟甚則敗之出使於甲則造乙門而致命焉是人也事余三年矣未嘗盜一介余愛之以語友人友人曰是誠賢於無能而盜者也然與有能

而盜者等且子役若僕耶爲若僕役耶夫僕者以任
吾勞舉吾事耳故資其勤敏也以衣食易之若吾子
云云是無損於勞而多養僕之費也子如取其不盜
矣苟無僕焉又誰盜余乃拜手嘆服曰謬陋識不及
此今而後知用僕矣

劍說

劍時器也藏器也顧操之者爲難今夫飲食之具常
用車馬十一用弓矢百一用劍萬一用其用也淬之
使銛持之得術施之有物相機審勢一發而中肯綮
是爲時試其不試也則鞘之無使露竟不見可試則

竟不露夫其不試而露也則人必忌且畏之我不試
而使忌且畏者各有所試以逞吾先是吾劍吾學也
且露佩者不利吾身亦不利吾劍故試貴時不試則
不可露昔者駱賓王輕試而孔融露非劍之罪也吁
漢留侯唐狄梁公者劍客哉劍客哉余少時得一劍
甚寶之容以文室號剛明先生狀每有技癢心無事
時常掣一翫曾以斷枯櫟試利鈍焉挫其鋒寸餘以
罪工人工人曰嘻夫是劍也豈爲斬枯櫟哉而且橫
施非劍法矣乃語余劍法蓋千百云已而笑曰予劍
工當秘予術又不能爲公秘吾聞騰空不試而威是

去偽齋文集
故藏道勝湛虛能剗玉而不能截絮是故柔道勝余
憮然暢然曰得子言吾無所事劍矣

與賢與子說

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呂子曰禹德視堯舜誠衰矣
然其衰也不以傳子而以傳賢夫大聖人之作爲不
必視前轍也道在於可自我作古何害義軒以前豈
無于君丹朱者乎而傳賢未聞傳賢自堯始堯視天
下公器也視民公物也付公器理公物惟可是視何
必君我子而賢他人也何必天位當我有不問子之
賢愚而世世據之也丹朱不可君九男皆不可君乎

顧皆不肖我而肖我者惟舜吾惟問其能安民與否
耳不問子與賢也故廢丹朱而與舜則千古聖人公
天下之心自堯始而非以示軌轍也舜非轍堯而商
均轍丹朱舜之與禹亦堯之心也非曰天下得之堯
不宜自我私也非曰堯傳賢我不可不傳賢以負堯
也事值其同義值其可惟安民而與之禹夏之民心
亦堯舜之民之心也何擇朱均何私舜禹惟安我者
而從之堯舜何庸心焉至於禹而所值亦大難矣啟
之非朱均也益之非舜禹也諸侯百姓知之禹顧不
知耶堯遇啟必不傳舜以傳名高舜遇啟必不傳禹

以循舊迹蓋盛德者無名心無嫌念而禹則弗能矣
其心以爲二聖傳賢之芳規宛然在也而我傳子天
下謂我何我與舜並肩而事堯舜旣以天下與我矣
我與益比肩而事堯舜獨以天下與吾子益謂我何
不若薦益以聽天下之所歸天下而果歸益耶益固
可以君天下而我不愧堯舜傳賢之盛典天下而果
歸啟耶啟亦可以君天下而我無棄賢與子之耻名
蓋以盛德之名希堯舜而以衰世之人心待天下余
故曰禹之德衰不以傳子而以傳賢也雖然亦不得
不爾也自信難信天下後世尤難不避迹而任天下

後世之毀也譽也爲尤難吾君之子之言出於朝覲
訟獄謳歌之口則可出於禹之口則不可夏之人心
未必唐虞之人心也故不避嫌自避嫌始禹之德衰
亦不得不衰也



座右屏二

懷德屏 士大夫居齋四美

季崇仕後魏家居下食止有韭茹韭茹留客買肉一斤宴賓不過四味李元祐戲之曰誰言季令公儉自奉一食十八種言一韭也崇為魏達官俸薪之資亦是稱其鐘鼎乃獨崇儉素傳曰儉德之其言無一之不善也

李公謙值歲饑出粟千石以貸鄉人明年又饑人無以償公即對眾焚券曰不須復償及歲熟人爭償之一無所受又饑公傾家資煮粥活者以萬計歿者皆

爲蹙之夫却償傾資此二者皆好義之過狀人之歎
與喪之貧孰急世有糧滿倉廩金滿箱囊視餓殍載
道若無觀者忍乎不忍乎

狄武襄嘗嘗犯軍法黥面及爲副師一日宴孫沔有
狂客劉易者在坐優人以謔爲戲易怒曰黥卒何敢
如此謔罵不絕口俄擲樽俎而行孫沔不能進觀武
襄公氣色自若不少動言笑愈溫易歸方自愧悔則
武襄已踵門求謝矣夫狄公武人也度量恢弘涵養
堅定如此吾人小有拂逆輒攘臂怒日相加可愧也
夫

陳囂與范伯爲隣伯夜竊藩侵囂地囂見之伺伯去
復移藩讓也一丈伯覺自慚既還所侵亦却一丈與
囂郡守周君高其義爲立石旌其問曰讓里夫囂之
後藩魏伯耳伯豈土木鳥獸哉宜其又却一丈也此
智者事若聖人則心平氣和務求各正不爲道道之
讓尊者任其陰侵終始不言處爭之道此二者足以
盡之矣

懷刑屏 士大夫若辨四惡

凡官吏諸色人等曲法囑托公事者笞五十但囑卽
坐若爲他人及親屬囑托者減半更罪二等自囑托

已事者加本罪一等若監臨勢要爲人騙托者杖一百所枉重者與官吏同罪至死者減一等若受贓者並計贓以枉法論

凡盜賣換易及冒認若虛錢實券典賣及侵占他田宅者田一畝屋一間以下答五十每田五畝屋三間加一等罪止杖八十徒三年係官者各加二等若強占官民山場湖泊茶園蘆蕩及金銀銅錫鐵冶者杖一百流三千里若將互爭及他人田產妄作己業朦朧投獻官豪勢要之人與者受者各杖一百徒三年田產及盜賣過田價并過年所得花利各還官給主

凡私放錢債及典當財物每月取利並不得過三分年月雖多不過一本一利違者答四十以餘利計贓重者坐贓論罪止杖一百並追餘利給主若勢豪之家不告官司以私債強奪去人孳畜產業者杖八十若估價過本利者計多餘之物坐贓論依數追還若准折人妻妾子女者杖一百強奪者加二等因而姦占婦女者絞人口給親私債免追

凡爭論事理聽經官陳告若以威力制縛人及於私家拷打監禁者並杖八十傷重至內損吐血以上各加凡鬪傷二等因而致死者絞若以威力主使人毆

打而致傷者並以主使之人為首下手之人為從
減一等

譙兩生傳 寓言

金縛張于也者不知何許人釋負擔而問舍於譙譙
之主人下榻焉愛樓居主人居以兩樓謂之東樓氏
西樓氏二人以聲望相高宣和間厭世道之誼囂也
晝閉閣獨處緘口不談世務夜則為星月之約達旦
始寐二人者相得也而情性殊金剛勁開發而張溫
立有韞籍金且吳與張相唱和而寢不復言主人好
夜語張獨徹夜應之而金若不聞也張積漸不平謂

金曰吾與子韶光處勝謂識時也天不生吾人誰復
知長夜幸主人可與言願相與講明之而吾子臥而
不應也令予獨對詩云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子其媿
焉金嘆曰子病肺不欲夜語傷之以養聲也子面目
痿黃得無土衰不運而消以話言乎詩云樂郊樂郊
誰之永號吾與子避世而來已多言矣又長言之子
其慎夫張慙狀曰吾得已乎哉主人以叩我大叩則
大應小叩則小應緩急叩則緩急應吾將以斯道覺
斯人也舉世皆寐非予覺之而誰而予又惡知夫言
之為多哉金嘆曰夫夫是已吾有小弱弟名黯精神

去偽齋文集
不減吾子而與時偕行應不失節願共君終夜語可
乎以告主人主人曰吾何心哉見呂晦叔不得不少
見司馬君實不得不多

勢利說

勢利者宇內之神物也帝王者勢利之主也天下之
存亡國之治亂民之死生在勢利顧所以操之者何
如耳操得其道則爲二帝三王操失其道則爲桀紂
幽厲故語相生則利母而勢子也得天下者因天下
之利而匹夫爲天子守天下者專天下之利而天子
爲匹夫是利者勢之蓄也利去則勢亡語相制則勢

君而利臣也天下皆趨於利而無勢以禁之則亂今
夫百貨積於市五尺童子守之而百鳥獲不敢取勢
禁之也萬金藏於府庫紙隻字封識之百典守不敢
開勢禁之也何者利能使人生而勢能使人死故苟
不至於忘生則畏死之心勝之矣帝王之御世也利
在下勢在上利欲公之天下勢欲攬之一人其攬勢
也非以貴我也以天下而我無與也使堯舜衣齊民
衣立於市以號召天下而能使之從以設官分職而
能使之重以訓誨天下而能使之化則無庸勢爲矣
使天下相安各得而無事於紀綱法度則無庸勢爲

矣故天子以勢統百官百官以天子之勢布政令以
行其德意萬方黎獻懷懷奉法若訓而一毫不敢肆
焉者有操其勢者也勢在臣則劫勢在萬姓則亡雖
堯舜不敢以勢與天下此統一四海平定六合之靈
器也故禮樂征伐自諸侯而周東陪臣執國令而魯
分七國兵爭而周亡勢在下故也故君體魄而勢鬼
君叢而勢神也故曰勢當私勢當在上若藉之以貴
我則天下之禍也舜禹有天下而能不與知勢非貴
我也惟有知皇帝之貴者而後枯骨徧原野矣是以
勢得以勢亡謂勢爲我物而有之也天下之利天下

之所以相生相養者也天不立君君不建百官則天
下之利歸豪強歸貪暴而豪強貪暴者專利則生勢
以役羣動而分天子之權貧無賴者失利則相聚以
求所欲而啓天下之釁是利不可不均也故天子者
禾租食稅而已足以供軍國之需而已不專天下之
有建官分職以人自有之利而使各有其所有而又
使利於有天子以保其所有雖萬世君可也故曰利
當公利當在下或曰子不語名分道德而語勢利無
乃非聖人訓乎曰勢利者以繼名分而行道德者也
今夫名分可以使人死餉猶不給雖嚴刑不能督將

士以犯鋒鏑故高爵重祿厚賞崇榮名分也而利行之也古之聖王厚生先於正德見饑饉之民而講禮讓訓仁義能使人人爲廉節之餓鬼乎故典禮崇讓好義樂仁道德也而利行之也古語有之曰既富方穀曰義公天下之利曰利者義之和言利也而不爲欲曰聖人之大寶曰位曰攬威權曰持太阿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言勢也而不爲專故利在上勢在下亡道也此有天下者之大謬也凡爲臣者而輕君之勢利不忠聖人者非勢利之所能囿而先天下以重其君之勢利者也故勢利重則君重君重則天下

重此相生相安之道也聖人胡敢輕也請鄉黨而知孔子不敢輕君之勢利矣或曰勢利君斯之重也君子將趨之乎曰是何言與天子有勢利而不敢趨何乃臣庶臣庶而趨之必亡故君子惟忘利勢而後能爲利勢主其得勢也行道德也道德不行而勢土直矣雖徃役爲傭所不耻也其欲利也視道德也道德有玷而利糞壤矣雖饑寒困若所不恤也故忘勢利而能爲勢利王者聖人乎重勢利而毫無所與焉者聖人乎

論性

或問孔子論性同異曰孔子多兼氣質言性孟子專以義理言性曰性相近曰惟上知與下愚不移合下便兼氣質此其說自堯舜始堯曰允執厥中中既善了世間又只他一箇誰敢侵奪何勞允執蓋中者道心而撓亂之者人心也不允執則人心奪之矣辟如有物在手怕人奪去朕後允執之耳至於舜又明白說出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蓋人心豪強道心微弱人心衆多道心孤立道心者中也道心雜於人心如披沙揀金須得那真正金又須得他不多不少底分數不着仔細察識之功何以擇

之不着純一不雜之心堅確不移之念何以守之允執此中之道心其若如此或曰道心是性人心是氣質物欲與性何干曰這氣質物欲不知是天與底不知是人做底性字從生從心道心是天生之心人心亦天生之心此二心者與生俱生與形俱形道心不是先人心不是後道心不是內人心不是外譬之玉在石中破石得玉果有殼核去殼去核果始可食人心石而道心玉人心殼核而道心果實也道心者義理之性人心者氣質之性人心道心不是兩個故曰天理人欲同行異情不惟是也物欲與氣質也不是

去偽齋文集
兩個物欲者氣質之物欲也氣質剛則有暴橫侮奪之物欲氣質柔則有貪財好色之物欲故言氣質而物欲在其中矣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此舜之所謂道心書之所謂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厥有恆性有善無惡義理之性者也曰習相遠也惟上知與下愚不移此舜之所謂人心書之所謂天生烝民有欲無主乃亂有善有惡氣質之性也或曰性相近也皆是義理之性曰義理之性原只是一個怎說得近須是兩物纔說得相近蓋義理之性一氣質之性萬氣質之初善與惡不甚相遠周

子所謂幾善惡孟子所謂舜跖之間是已善與善亦不甚相遠惡與惡亦不甚相遠如夷惠之清和跖距之奸暴是已辟一根之枝本同末異一派之流源同委別至於相遠則舜距之分五十步百步以至百里千萬里之殊也不以氣質之性亂義理之性不以義理之性棄氣質之性故孔子之言無人敢辨孟子原知性有氣質但諸家言性專主氣質故孟子言性專主義理至於諸家引證不與辨駁但云乃若其情與才皆謂之善才情便有善惡喜怒哀樂愛惡欲非七情乎七情皆善乎畢竟所說仁義禮智之情乃義理

之情只可以證義理之性不可以證氣質之性至於孟子自言未嘗不露本真曰耳目口鼻四肢之聲色臭味安逸自狀是人心自狀是氣質未嘗不說是性或曰此性指好邊說曰既是好邊君子何以不謂孟子他日又曰動心忍性性既善矣何可又去堅忍又曰犬之性牛之性人之性此皆性之善乎有善有惡之性乎故曰孟子明知性有氣質緣與諸家辨故事專與義理之性言之耳大抵義理之性衆人與聖人同氣質之性聖人與衆人殊純粹不雜之謂理美惡不同之謂氣質其精妙合之時卽帶有真實無妄之理

握菽而擲之聽其所止止於膏者滋茂蕃碩止於斥鹵者枯焉萎落止於瓦石者無根可托而不生止於牢筮者爲鷄豕所食止於道路者爲車馬所蹂踐均嘉穀也而生機殊所值之地則狀非嘉穀之罪也降恒而命之聽其所着着於清淑之氣則爲上智着於頑濁之氣則爲下愚着於駁雜之氣則有美有惡着於紛紜之氣則爲庸衆均帝衷也而稟受殊所值之氣則然非恒性之嗇也周濂溪云五性感動而善惡分程明道有云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有見哉其言之矣禪家言秤錘是鐵予曰秤錘是鐵鐵不可謂之

秤鍾猶云善是性性不可一槩言善或曰孟子立世
教之防儘說性善人猶爲惡若說氣質也是性人益
無所忌憚矣曰君子爲善不關他知性善之當爲小
人爲惡不關他不知性善之當爲今見桀紂盜跖而
問之曰善當爲惡當爲決不敢曰惡當爲善不當爲
又謂之曰仁義禮智凶暴淫虐孰善孰惡決不敢曰
仁義禮智是惡凶暴淫虐是善他若肯爲善去惡此
二言足矣他若不肯那怕焦唇爛舌說性善徒多口
語耳

說天

或曰天命之謂性性有三天亦有三乎曰此未易言
也無極之先理氣渾淪而不分氣化之後善惡同源
而異流理道之天先天也惟一降衷所秉繼善所成
是已吾無論氣運之天後天也有三一曰中正之氣
一陰一陽純粹以精極精極厚中和之所氤氳秀靈
之所鍾毓人得之而爲聖爲賢草木得之而爲椿桂
芝蘭鳥獸得之而爲麟鳳龜龍騶虞鸞鷲二曰偏重
之氣孤陰孤陽極濁極薄各恣其有餘各擅其所能
爲邪爲毒人得之而爲愚爲惡草木得之而爲荆棘
樗櫟鈎吻斷腸鳥獸得之而爲梟鴟豺虎虺蝮蝮蝮

三日駁雜之氣多陰多陽少陰少陽不陰不陽或陰陽雜揉而不分爲昏爲亂爲細爲浮人得之而爲虫爲庸草木得之而爲虛故織茸鳥獸得之而爲羊豕燕雀蟻蠓蜂虻之屬至於五行之氣根陰根陽其所生者各從其類得金氣多者善爲堅貞爲果斷惡爲頑復爲刻削得木氣多者善爲質樸爲慈祥惡爲矯拂爲岐惑得水氣多者善爲德慧爲柔嘉惡爲淫汚爲奸巧得火氣多者善爲光明爲振拔惡爲凶暴爲放恣得土氣多者善爲厚重爲信實惡爲狂惑爲陰險至其爲黑白爲妍媸爲短長爲聾聵聰明皆有所

鍾以成其質匪自壞也匪自爲也與之者無心也受之者不知也皆陰陽五行所賦子萬物所稟受而兩不自出也或曰萬物不善失之有形之後非過在未形之前陰陽五行奚病予曰不知其子視其母萬物子而陰陽五行母也陰陽五行果皆善乎雨暘時若善也而淫陰沒溺萬家亢陽赤地千里疾風迅雷酷霜大雹濃霧臭霧傷人害物怨咨號呼者億兆同聲茲非陰陽之惡乎金有金銀銅錫鐵善也而砒礬硫鐔同產於金谷木有梗楠松桂善也而荆棘樗櫟同列於木水有甘溫醴壽泉善也而毒溪苦澗同出於

泉以至火有六淫土有九壤善惡之性種種不一其
母已非純善矣其子安能無惡乎或曰此氣質也非
德性余曰氣者天所爲乎萬物所爲乎氣旣天所爲
豈有善氣生物而惡氣獨無所生乎豈有惡氣獨鍾
之草木鳥獸而不鍾之人乎恐造物者不能如是一
一也至於氣運之天又非一種以自狀爲盛衰挾人
事爲得失萬有不齊指之爲九洪荒之初渾噩洪灝
人物雍熙相樂相忘此淳龐之天唐虞夏時一帝當
天五臣輔運四海歡欣幾二百年此泰寧之天三代
迭興一姓終治有隆有替以衰以亡氣運所驅人事

隨之此平常之天說言讒說押闔從橫顛倒是非混
淆黑白朝無國是野無公言以亂天下此巧僞之天
春秋戰國逮於秦項三百餘年國無淨土歲無寧時
原野厭人膏血麥菽化爲荆榛此殺戮之天武曌當
陽鐵德彌宇易廟屠宗汚宮亂朝郊則天柩廟則神
享此淫濁之天癘疫時行妖孽爲祟旱以七歲水以
九年或門無雉類或里無人煙此虐厲之天君子小
人禍則同禍福則同福玉石不分薰蕕雜處此混沌
之天小人得志安富尊榮君子潛身危亡困辱此倒
置之天當是時也氣運當權化劫爲政仁覆闔下之

昊天曰明曰旦之昊天好生惡殺福善禍淫之帝天
剖心嘔血捨地哀號若無聞也若無見也所謂氣天
惟危道天惟微時也是故西北寒燥東南濕溫春夏
發生秋冬收斂時行物生無心爲之任從偶遭適值
無爲爲之張主談性者歸之理義氣質談天者歸之
聖道氣運言理不言氣爲世教也諸儒闕肆而敷演
之以多萬世紛紛之口則誣矣予因虞廷十六字而
演之曰氣天惟危道天惟微惟矣惟贊聖人是持

明肅

道具於人心散於事物行於日用不日用非道也離

事物非道也不合於天下萬世公共之人心非道也
夫淺深精粗高下幽明豈有二哉深者發見而爲淺
精者散殊而爲粗高者流行而爲下幽者著見而爲
明無淺者粗者下者明者則深者精者高者幽者何
所謂屬無深者精者高者幽者則淺者粗者下者明
者何以推行譬一身合耳目口鼻四肢百骸則精氣
神散舍精氣神則耳目口鼻四肢百骸死故人倫庶
物皆性天之流布日用常行皆性天之張弛棄其然
而求所以然舍可知而探不可知是二之也不知日
用常行皆所以然不可知者也嗟嗟求不可知探所

以然蘊不害爲語上猶不失爲窮神君子惡之惡其
舍學近而驚高遠耳至於立身行己自有正大光明
切近精實易簡平通之道推行於起居食息語默酬
酢于臣弟友之間乃有視彛倫爲鄙俗謂黠爲拘
泥離經叛道倡虛寂放蕩之談履險趨邪逞奇譎恣
縱之好臣事瞿曇戈戟孔孟此斯道之寇讐也吾欲
勤王而世無倡我者吾力又不足以倡人乃明庸

明誠

乾坤必有所與恒高山大川必有所與凝日月江河
必有所與行萬物必有所與興生鬼神必有所與靈天

下國家必有所與寧萬事必有所與成孰與之誠與
之夫誠何物也實理也實有此理則實有此氣實有
此理則實有此事以人格天則能動風雷者此物也
以人動物則子豚魚者此物也以有情感無情則城
爲之圯而隴爲之崩者此物也以無知應有知弩牙
連產梓糠止噎者此物也以無知應無知游波投而
枯海汪洋慈石動而錢鉞輾轉者此物也立於此動
於彼不感則不應小感則小應大感則大應感之極
應之速或曰僞亦能動乎曰大僞似誠能令人情格
天動物毫髮不能何也人可欺天與物不可欺也然

而神有忽情有竭偽窮真露本態乃得人寧能終欺乎夫嫩蒞游藤織絲細蒂烈日如焚而滋榮如故必有所恃以爲命者折芳花而樹之瓶陰之幽室膏以清流不竟夕而蒿然萎謝則誠不誠之說也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

明明

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不明故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不明明故也夫道若大路然大路之平且直也如矢如砥然卽千蹊萬徑家人人必達於邪畿始爲都會洛邑天下之中也秦人曰洛東齊人曰洛西

晉人曰洛南楚人曰洛北此一洛也是西是東是南是北非東非西非南非北洛人曰秦在吾西齊在吾東晉在吾北楚在吾南是莫是於此矣故道有至極學有詣極二之者支一之者拘不二一卓如躍如以足以日身與意俱孔子曰由知德者鮮矣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此明不明之說也粵有五人者欲之燕一人瞽附衆以行一人迷指東西爲南北一人跛顧數程途甚悉若素履然一人舍康莊躋摩天之嶺凌無地之淵困頓而死一人歲歲入燕或家於燕數歲問所經夷險不能對問燕之景物不以對而心目

之間宛如也卽墮而宵馳泰如也故獨知之契可以忘言卽兩人晤語有幾微不了於心則累千萬言不相下故道以耳明聞者蔽於聲道以目明見者蔽於形道以知覺明意識者蔽於情故兩間之內六合之外知至知終際於無窮其來也不塞見聞知覺之路其化也歸於虛靈湛一之庭此之謂至明

明恒

自有天地之前以至無天地之後一氣流行瞬息不續而乾坤毀矣草木自萌蘖之後以至摧萎之前一氣流行瞬息不續而榮枯決矣飛潛蠢動之物自胚

胎之後以至死亡之前一氣流行瞬息不續而生機絕矣是天地萬物所賴以苟存者恒故耳恒從亘從心亘延長也上天下地而亘在其中日行天地之間萬古東西無一息之停延長甚矣人心之無息者似之故恒亘心也說文云亘從二從舟誤矣一本云亘音宣又誤矣亘從日亘從日嗟夫世有二恒天地恒萬物恒聖人恒外是則無恒矣存養此心與身終始造次顛沛富貴貧賤而一息之或違非恒也可驚可懼可憂可樂可怒可躁可戀可厭之事適當其前而一息之或違非恒也死生之際一息有悔心非恒也

夢寐之間一息有妄境非恒也忽淡忽濃忽二忽一
非恒也初無所爲偶動得心非恒也屋漏暗室念有
隆替非恒也宗廟室家心有敬忽非恒也然曰恒也
者孰一不變之講耶曰非然惟恒恒然後能無恒無
恒者恒恒之所爲也風雨晦明天無恒度榮枯開謝
萬物無恒命常變順逆聖人無恒應氣化常無恒天
地萬物委順而已時勢當無恒聖人貞遇而已若恒
而無無恒者以通之非恒道也明於恒之道而後可
以語體道之學

明定

定者萬化之祖也萬物之府也萬事之母也定者生
氣動者耗之定者造物動者化之定者宰事動者終
之故定可以回天定可以攝神定可以留命定可以
生無寂而不死者定乎性而不盡者定乎變者窮神
者終而分毫無所減與增者定乎知定之義天地我
契萬物我類握定之權天地我族萬物我安故御一
身之火者莫如定定天下之不定者莫如定然則定
亦有未善乎曰定而定未善也無定之定善也無定
無不定善之善也何以養定曰以定養之

明敬

敬者不苟之謂也於文從苟從支支音朴擊也敬無
他攻擊此心之苟而已故苟因不敬敬則不苟戒慎
恐懼心體不苟也主一無適持念不苟也小心昭事
顯謨不苟也獨寢不媿衾宴息不苟也夢寐靜白晝
之爲寃魄不苟也不媿屋漏幽獨不苟也周旋中規
折旋中矩步履不苟也無淫視無側聽耳目不苟也
儼若思安定辭坐如尸立如齋聲音不苟也冠毋免
勞毋袒衣冠不苟也毋放飯無流飲食不苟也心
常惺惺無所昏忽精神不苟也無忤容無飾狀意態
不苟也歌有款容舞有舞容好樂不苟也循牆壁折

揖讓不苟也善戲謔兮談笑不苟也屏氣息忍唾洩
呼吸不苟也君子當饑疲之色困頓不苟也急遽無
亂造次不苟也草莽不失君臣之禮患難不苟也執
事敬應務不苟也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與人不苟
也予臨兆民若朽索之馭六馬臨下不苟也夫妻相
敬如賓閨門不苟也同寅協恭僚友不苟也夙夜匪
懈事上不苟也對越駿奔交神不苟也忠信篤敬可
行蠻貊夷狄不苟也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終身
不苟也易簣而斃結纓而死臨終不苟也無有師保
如臨父母可苟之不苟也無射亦保不苟之不苟也

夫敬與苟死生之關也興亡之岐也治亂之樞也一念不苟而百體咸正矣一身不苟而萬事成宜矣一人不苟而萬國咸寧矣臣庶不苟庶績咸得所矣人不苟而天地萬物育矣不然則亂則死則亡敬之道大矣哉或曰敬有要乎曰存心存心有要乎曰主靜主靜則心存心存則不苟此之謂居敬故敬外無聖人居敬外無聖人之學學聖人者奈何其始也毋不敬其終也恭而安嗚呼盡之矣

武曩之罪

自有天地以來亂臣賊子罪大惡極有甚於武曩者

乎一統之義有君則天下皆臣也有大則天下皆妻妾也有祖宗則天下皆子孫也武曩太宗一妖妾耳十四入宮爲才人經事太宗十有三年矣高宗蓋竊烝焉太宗崩後出爲感業寺尼高宗托事幸寺相向而哭猶有父妾之嫌未敢顯然召入也王后妬蕭妃之寵陰令蓄髮勸高宗納之時年三十有一矣凶淫險狡豪縱狼賊蓋振古一人焉其備有人間之惡惡極天下之大姑不暇悉至於屠割主母殄滅天潢皆爲輕罪亦不盡坐惟是身爲李家婦也而變唐之郊社黜唐之宗廟改唐之國號篡唐之天下自稱皇帝

追帝母家是人也震宇之內不與戴天夫祖宗爲重
則母爲輕社稷爲重則身爲輕中宗者唐之子孫而
武曩者唐之賊也中宗明於大義則奉武曩帥羣臣
痛哭於唐家宗廟數武氏之罪曰太后得罪社稷宗
廟天下兒不敢以私恩掩公義武曩自殺聽之可也
不則廢爲庶人送令歸宗取諸武之禍唐室者而盡
誅之廢武曩所推崇復唐室之廟社然後披髮入山
讓睿宗而立之此人義滅親萬古之通誼也或曰子
廢母可乎曰大君者天下之大君宗子者高廟之宗
子中宗不敢專其身况得私其母乎念一人勛勞殄

列祖血食不孝孰大於是設庶民之家其母與姦夫
殺其父其子以毋事之乎卽不推亦以負吾母之恩
亦當訟言以敵吾父之愾何者家之二綱夫父爲尊
吾與母皆妻子也故父在爲母期天子之孝與庶人
不同武曩之罪與殺父不同是可置之不問祖宗在
天之靈其謂我何韋氏之罪止於殺夫玄宗視韋氏
視則伯母尊則國母也殺而屍諸長安天下後世未
有罪玄宗者中宗卽廢武爲庶人懼於子道從厚矣
奈何念我罔極私恩忘我祖宗公憤乎吾又恨唐室
之無臣也當武后之奪權於高宗也猶曰共理天下

其廢子自立也猶曰女主當朝守唐之天下也一幸
命後則武曌一唐室之亂賊耳凡爲唐家臣民皆得
手亦此婦乃高之者於唐之威德其富貴之榮
卑之者恣其淫縱之欲濟其貪殘之惡卽有直言敢
諫之臣履正奉公之士不避爲亂賊之忠臣忘國事
警人節已失士之不能獻其節地次之不能遠引高
蹈貪昧隱忍奴顏婢膝於亂賊之前意欲乘時構會
以邀天幸雖曰君子總之無足取也或曰虐酷薰天
身如朝露事權不在徒取滅亡而又激株蔓之禍吾
恐中唐子孫皆入鬼錄矣口是固然矣當元琰多祚

姚元之同心五王設有禱歷之手不令中宗與聞卽
如隆基之討韋氏然後歸命中宗惟其生殺不殺然
大丈夫哉驚天動地止誅一山張而雷無窮之禍本談
之令人媿汗卒令淫穢之牙同葬乾陵亂賊之婦同
享太廟唐朝可謂有人乎口謂千古一恨

箕子

箕子箕國之子爵茅土所封也當紂之時三仁相王
室箕子爲太師未有封爵及其佯狂爲奴紂亡而武
王始釋之封爲箕子史記以爲箕子陳洪範之後武
王封於朝鮮而不臣夫列於五爵分之三士皆臣名

也卽不述臣職謂之非臣可乎貴戚之卿與異姓殊
卽不國亡與亡豈至受人爵土列之庶邦食其祿而
受之憲乎微子之抱祭器而歸周也存商祀也非以
求封也商祀苟存何必封我周既封我何必圖讎彼
固知武庚之不可封也又知武王之必不封武庚也
故安然受之而不辭箕子何爲者耶商有祀矣我無
君矣異姓之夷齊寧爲商山之餓夫而耻食周粟矣
箕子顧其朝鮮之封臣道也子孫之道也胥矢之矣
洪範九疇天以錫禹者又四百年而有箕子箕子卽
不陳洪範洪範亡乎洪範寧亡臣子之道不可亡也

誅吾君梟之太白而共戴之天已有餘恨又何心與
之談洪範余以爲洪範之陳又多乎哉而况受朝鮮
之封乎有道之人師而不臣卽置日三接猶懼其疎
朝鮮去鎬京五千餘里越在荒徼限以千山謂之重
道可乎豈武王重其道而疑其心故置之五服之外
九夷之中乎不然胡爲乎封又胡爲乎封之遠乎夫
箕子也孔子稱爲仁人豈忍漠然於異姓革命之後
今考方輿家朝鮮在三代時不列職方其地不在周
之版圖周安得而封國於此今河南西華唐名箕城
山西遼州唐名箕州意者武王所封或在兩地箕子

不受逃之朝鮮朝鮮化其德推以爲君遂世其祀而仍其制稱乎至於出之囹圄待以賓客訪以古今爲之陳疇亦聖賢邂逅談學論道之常若曰祀不系於宗祊名不列於三恪既不爲祖稷忠魂又不爲湖山遜叟而儼然受朝鮮之封夷齊必能笑之矣箕子何人肯爲之乎後之宗臣幸無以此借口

柳下惠坐懷

柳下惠坐懷此事之必無者也夫禮重於死生男女有別此千古之隄防別嫌明微此千聖之律令當昏夜時值獨處室即吾母吾女吾姊妹亦不當念其寒

而坐之懷彼女子何人也情分何親也夜即寒未必至死惠肯冒天下之大嫌而恤之不必死之女子且女也迫於寒夜而冒嫌以坐人之懷其昧禮犯義即死有不足恤者惠亦何爲破男女之大防而恤之乎夫惠也惟不坐懷坐懷必不亂即夜夜坐懷夜夜必不亂不直當時信之千古亦信之何也惠有素人信其素故也自非惠也而坐懷未必不亂即不亂其誰信何者使室而有一人在其側也苟不至於縱欲敗度者必不肯亂苟室無一人則言不亂者非懷人則坐懷人也此二人之言詎足信乎是故心迹之間不

可不慎也與其信心而略迹不若潔迹以明心即使
天下後世信我之必不亂也亦不可命女子坐吾懷
凡事不可爲訓者聖人所必不爲也曾謂介若惠也
而爲之乎男女之義當以魯男子閉戶爲正萬不得已
則以顏叔子秉燭爲法

伯夷叔齊中子

或問伯夷之逃叔齊之讓中子不受命於父不受托
於兄弟而儼然君孤竹律以中道二子孰得曰伯夷
粹乎無以議矣中子達節叔齊之賢賢而過者也商
紂之時何時也伯夷不立惡人之期待濟北海之濱

可爲四民不可列五服孤竹之不立伯夷全之也其
論中子而立叔齊家庭之間必自有說總之爲社稷
計耳伯夷長而父不立卽無中子與叔齊亦自無立
之理何也父命爲重則國爲輕天下豈有無父之君
乎其逃也不得不逃舍逃無他道矣叔齊安得而遜
之父之所立而已廢之是以我爲我而忘其父也兄
爲父廢而已立之是已欲爲弟而忘其兄之不子也
稽曰以天倫爲重父命非天倫乎設伯夷受其讓而
立之何以視天下使中子亦不立而逃之何以存孤
竹若中子者吾不知其人然武王伐紂滅國者五十

而孤竹存必有所與立者也以兄弟之所棄而捨之
不避利國之請當兄弟之俱逃而安之不取讓國之
名雖無父命而國無其人幽冥之中父命可知已吾
父豈欲絕孤竹之嗣乎國雖我在而我不立孤竹之
嗣豈可絕乎設中子亦逃中子不忠於無辭而孤竹
遂絕不知叔齊何辭於天下後世何顏以見父於九
原乎若中子者庶幾先人之心顯成叔齊之名永衍
孤竹之嗣故曰達節或曰中子所為庸眾人能之曰
吾能幸孤竹之有中子也吾能取中子之立之為是
也庸不庸賢不賢何敢知焉或曰讓兄盛德也讓而

以國又讓以父命應得之國盛德之至也古今之讓
無以加焉夫子賢之而子有以遺讓可乎曰遜國而
逃諫伐而餓名高千古民到於今稱之吾何敢讓讓
為賢不必讓為聖吾以聖人望叔齊非為爭者借口
也秦伯仲雍逃父意而王季不逃文王廢伯邑考而
立武王武王不逃千古而下不為王季武王病叔齊
獨不聞乎嗟嗟我知之矣設無中子叔齊則不逃叔
齊不逃中子必不立彼固知有商之天下者必周也
欲為孤竹君不得不為周也臣彼扣馬而諫者何心
而肯臣服於周乎不臣周孤竹必亡我逃以存君臣

之倫中子立以存孤竹之祀隱微委曲至清天下後
世莫有知者嗚呼叔齊其聖也乎

嚴子陵

子陵不可謂千古之高士哉西漢二百年持祿固寵
之陋風非子陵無以挽其趨東漢二百年後愛名重
節之義氣非子陵無以樹其標所惜者堯舜周孔之
道似若未之間也大經地義人綱物軌莫大於倫常
而五倫之序堯先父子孔先君臣朋友居昆弟後豈
得加於君父之上哉子陵而果抱經天緯地濟世安
民之畧也正賴知己以居平生當繼亂思治之初非

放勳重華之世忘極廟亨屯之念慕懸瓢洗耳之風
所學謂何非不仕無義乎五臣與舜比肩而事堯僚
友也尊嚴天子位未聞五臣論交道北面而臣之惟
謹周公叔父也臣事成王遭讒恐懼不敢自明而托
翰於鴟鴞蓋天子所不得臣者惟君與父率土之濱
莫非王臣光武奄有九廟子陵即不為臣獨非民乎
能遠於天地之間乎奈何以布衣之交輕帝王之貴
而加足於天子之腹乎即朋友亦無加足之理而况
天子乎嗟嗟在光武不失為盛德在子陵不免為屈
傲象動於天不云德星入薇垣而云客星犯帝座曰

犯不當犯而犯者也吾恐後世昧中庸之義言以加
足高子陵訖千古之談昧一王之義故以聖人律之
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不事可矣恣肆則不可

張僉

張僉節義之賊而黨錮諸賢之辱也夫蹈危求名激
惡取禍聖人之所惡也故曰邦無道危行言孫曰邦
無道見於刑戮曰明哲保身曰默是以容黨錮諸賢
穩心謀日建旗鼓樹狂鶴高自標榜互相引重於汚
濁之世翹翹然形人之短已非隱鱗戴羽之道矣乃
又非受朝政指斥時權俾公卿以下畏其譏貶屢履

盈門忌之乎愛之乎性分當如此乎職分當如此乎
此諸賢之罪案也大丈夫磊磊落落既欲樹一世之
名何肯愛一身之死是故耻不與黨人有皇甫規事
不辭難罪不逃刑竟詣召獄考死有李膺聞詔辭毋
自在請囚有范滂彼皆非耶儉也督郵東部破侯覽
之家宅籍沒其資財昔何壯也及逮捕黨人逃竄如
兔鼠望門投止牆可踰穴可藏苟活儉生何所不爲
以容爾儉相違而伏重誅者十數家以踪跡儉而收
者偏於天下宗親並皆殄滅郡縣爲之殘破至於孔
褒一門爭死不知保此召歛取禍之軀何爲哉夏襲

聞而歎曰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為及黨錮禁
繫乃還家颯面猶仕於朝終衛尉卒八十四而後死
意斯人也何顏立於天地間其死也何顏見李范諸
人哉嗟夫道之不明久矣黨錮諸賢總是氣質明事
而不謂道被其破家滅門以隱亡命亦賢智之過也
岑聖之逃賈彪謂戶不納曰傳云相時而動無累後
賢公孝妻君致勢自遺其咎吾已不能奮戈相待反
可容隱之乎未必非一見也朋友之誼平日以道義
相切磋以中正相規勉罪不受諫則為之急難可也
為之容隱可也自作之孽素昧平生何害其為賈彪

噫當是時也吾取五子焉袁闕申屠蟠得道之經何
願陳寔得道之權郭林宗清而不激庶幾免乎

狄仁傑反周為唐考

按高宗儀鳳元年仁傑以大理丞擢侍御史中宗嗣
聖元年甲申二月帝廢為廬陵王以豫王旦為皇帝
居別殿不預政事九月立武氏七廟三年丙戌狄仁
傑為冬官侍郎五年戊子仁傑巡撫河南天授元年
庚寅九月武氏改國號曰周稱皇帝廢豫王曰為皇
嗣改姓武氏十一月易服色改置社稷宗廟追尊四
親為帝后黜唐主納武氏神主於太廟冬至祀明堂

以武氏祖配上帝唐於是乎亡矣辛卯九月周以武
攸寧爲納言狄仁傑同平章事是月鳳閣舍人張嘉
福使洛陽人王慶之等數百人上表請立武承嗣爲
皇太子岑長倩格元輔以皇嗣在東宮固執不可由
是大忤諸武意皆坐誅后召慶之謂曰皇嗣我子奈
何廢之對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今誰有天下
而以李氏爲嗣乎后不從慶之叩頭慟哭伏地不起
他日又屢請后怒命鳳閣侍郎李昭德曰此賊欲廢
我皇嗣立武承嗣命杖之耳目出血而死其黨乃散
昭德因進曰天皇陛下之夫皇嗣陛下之子陛下身

有天下當傳之子孫爲萬代業豈得以侄爲嗣自古
未有侄有天下而爲姑立廟者也太后深以爲然此
時仁傑爲相未聞出一言壬辰來俊臣羅告平章任
知古等謀反仁傑與焉反案已成行刑有日仁傑獄
中裂帛告變值樂思晦少男未十歲没入司農亦上
變得召見后問狀樂郎對曰臣父已死臣家已破臣
復何所冀望但惜陛下法爲俊臣所弄陛下不信乞
擇朝臣之清忠爲陛下所信任者爲反狀令俊臣鞠
之無不立承后意稍悟召仁傑而詰之貶彭澤令秋
七月以李昭德同平章事先是昭德密言於后曰承

嗣權太重后曰吾侄也故委以腹心昭德曰子不弑
父乎姑侄與父子孰親后矍然遂罷承嗣政事承嗣
屢毀昭德后曰吾任昭德始得安寢汝勿復言甲午
昭德以專權使氣爲丘愔等所劾貶南賓尉尋召監
察御史丙申十月以狄仁傑爲魏州刺史丁酉來俊
臣貪淫恣肆李昭德素惡之俊臣遂誣昭德謀反乃
與俊臣同日棄市閏十月以狄仁傑同平章事太后
嘗問仁傑欲得一佐士仁傑薦東之后遷爲秋官侍
郎又薦姚元崇桓彥範敬暉等數人戊戌以仁傑兼
納言承嗣三思求爲太子仁傑從容言於后曰太宗

櫛風沐雨親冒鋒鏑以定天下今欲移之他族無乃
非天意乎且姑侄與母子孰親后曰此朕家事卿勿
與知仁傑曰臣備員宰相元首股肱義同一體豈得
不與知乎又勸后召廬陵王王方慶王及善亦勸之
后意稍悟他日又謂仁傑曰朕夢大鸚鵡兩翼皆折
何也對曰武者陛下之姓兩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
則兩翼振矣后由是無立承嗣三思意吉瑱與張易
之張昌宗同爲控鶴監供奉瑒說二人曰公兄弟貴
寵天下側目切齒不有大功何以自全二人懼涕泣
問計瑒曰天下未忘唐德主上春秋高公何不勸立

盧陵以慰人望二人乘間屢爲太后言之后大悟又不欲顯言其意乃託言盧陵有疾遣使召之療疾及其妃子皆詣行在承嗣快快遂發病死九月以帝爲皇太子封日爲相王己亥冬十一月后以吉頊與武懿宗爭功不遜大怒有馭馬三物之說貶頊安固尉面辭涕泣願陳一言后問之對曰合水土爲泥有爭乎日無之日分泥半爲佛半爲天尊有爭乎后日爭矣頊頓首日宗室外戚各當其分則天下安今太子已立而外戚皆爲王兩不安矣后曰朕亦知之事已如此無可奈何己亥十二月以狄仁傑爲內史后幸

三陽宮有胡僧邀駕觀葬舍利后欲往仁傑跪於馬前諫止之庚子六月仁傑卒又五年乙巳后疾甚易之昌宗居中用事正月張東之等舉兵討武氏之亂易之昌宗伏誅帝復位大赦遷太后於上陽宮尊號日則天順聖皇帝二月以武三思爲司空武攸暨爲司徒五月賜敬暉等五人王爵罷其政事冬十一月武氏崩年八十二中宗丙午正月以敬暉爲諸州刺史五月葬武氏於乾陵六月貶敬暉等遠州司馬秋七月敬暉等爲武三思所殺備極慘毒或問唐臣呂溫頌仁傑曰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之以

飛世以爲名言信乎曰不然仁傑固心乎爲唐者也
若曰功專在仁傑則誣矣昭德腹心近臣姑侄母子
之說子尚殺父之言屢陳於七年之前武氏遂削承
嗣之權是時仁傑尚在魏州也仁傑既同平章承嗣
復求爲太子仁傑始從容言之后不聽及鸚鵡有夢
仁傑因而進言勸立廬陵王方慶王及善同聲贊之
而后立承嗣之意嬪衰猶未欲反廬陵也及蘇安恒
兩上疏極諫太后賜食慰遣亦未遽從吉頊以禍福
動二張二張朝夕勸后后召吉頊復懇切而奏明日
始托疾召廬陵是反周爲唐前有昭德後有蘇安恒

吉頊二人之功十七而仁傑十三也或曰潛授五龍
三子何與曰張東之祖彥範姚元崇敬暉誠爲仁傑
所薦討亂者四人誠皆有力而仁傑實未嘗授之意
也仁傑薦東之等在戊戌之夏六月明年六月仁傑
卒又七年乙巳武后病篤東之等始討二張是時東
之已八十餘矣四年丙午東之卒設使武后不病東
之等必不敢圖仁傑豈能決策於七年之後東之豈
能必其壽至八十之久哉其成功者幸也且復辟大
舉也應誅之人應行之事應相之機應防之變深思
遠慮俾無後艱始爲好謀而成余嘗思之當時失事

機之會者四中宗昏懦衆所知也一與之同事必掣
肘乃令王同皎夜迎中宗斬關同入一失也諸武之
患大於二張乃釋而弗誅不思中宗懼武后不敢誅
諸武愛韋后以及宗訓必不誅三思二失也武氏唐
之亂賊罪百倍於韋氏人人能誅之則人人皆忠義
乃與中宗同事止遷上陽仍稱皇帝三失也諸武之
黨如楊再思宗楚客鄭愔崔湜等罪大惡極使之漏
網四失也大丈夫當大事不能獨斷而前顧後踟藉
中宗以爲禍福首而已因之薛季昫劉幽求之勸已
爲後時乃復掩飾支吾亦可媿矣不知梁公之所潛

授者何策而功烈如彼其早乎夫以八十垂死之武
氏已在東宮八年之中宗卽無五王之舉有天下者
非中宗而誰中宗立而二張寧憂其不死乎區區此
舉止令中宗早作半年天子奚關於唐之存亡耶或
曰二張猶在三思方張不測之變尚不可知乘武氏
之疾篤而弗圖後必噬臍曰中宗再入東宮承嗣憤
惋而死武氏當革唐爲周之始尚以且爲嗣王衰而
未甚之嗚已無意於承嗣乃於八十二歲病篤之日
顧欲改圖乎且武氏才智狡猾百于呂氏垂危之際
不以羽林屬二張諸武其無他念審矣咸池之浴固

去偽齋文集
無待於此舉也。夫以一己之禍福，尚不能料，踰年而酷死於三思之手，身爲几上肉，而不知東之老耄不足責矣。敬暉諸人亦可恨也。謂之五龍可乎？曰：然則仁傑非與？曰：仁傑當周末革命以前，武氏者唐之主母所治者唐之天下，仁傑雖無改於武氏之惡，猶不失爲唐之名臣。周既革命以後，則武氏者篡唐之亂賊，滅唐之寇讐，北面事之，求一生於萬死，得一品於三黜，卽有建白，不過爲周之忠臣。仁傑之卒也，題其墓必曰周內史。前周平章兼納言謚文惠梁國狄公之墓，固不得以唐字加之也。然則爲仁傑者當何如？

有會意之謀，密同心之士，成反手之功，不妨貶損名節，苟祿僞朝，何者他日之所得，足以酬今日之所失。枉尺直尋，宜若可爲也。無可圖之勢，有可待之時，則播漢可釣，侯武王以清天下，無可乘之機，絕恢復之望，則首陽可死，周之粟必不可食，嗟嗟女樂，足以亡魯，孔子不諫而行，發棠足以仁齊，孟子不勸而去，吾道爲重，則天下爲輕，仁傑豈責賊之卿乎？受顧命之託，平喪名節之重，官篡弑之朝，事凶淫之婦，竭靖其之忱，依違澳忍，無萬全不可敗之計，以俸萬一不可必之功，吾爲仁傑惜之。或曰：武氏竟不以承嗣三思。

爲太子而反廬陵此其復唐之功不足以雪事周之
耻乎曰無論廬陵之召功不專在仁傑無論五王之
謀才不足以濟變武氏晚年惻隱之心不死是莽之
念復萌卽無諸臣爲力有天下者必唐也吾何以萌
之李氏之族已無餘類武氏四子弘也賢也既見殺
矣所存者中睿兩宗及二十五王皆武氏親子親孫也
使武氏無子孫雖有十仁傑百昭德千安福萬古項
凶狡若此婦肯從臣下之言以天下還李氏之族貽
武家之禍乎其以天下與承嗣三思也必矣語曰虎
狼父子雖窮凶極惡至於血肉所屬乳抱所煦豈肯

一點真心衰年一息夜氣必有毫髮牽戀不能自割
廬陵廢而豫王留雖曰假李氏以厭天下之口亦不
忍滅音子以傷一體之分此人年老頗有慈心淳風
固先知之矣或曰使五王舉事之時仁傑尚在能廢
武后滅武族乎曰仁傑君子也受知於武后深矣當
必使中宗復辟而止他非所望或曰使三思竟有天
下而仁傑尚在委質爲臣乎舍生取義乎迹迹山林
乎曰仁傑不耻事周固以中睿兩宗在使武氏并兩
宗及二十孫滅之而以天下與母家仁傑豈肯北面
三思而臣之乎計惟有黃冠歸故鄉耳第君子去就

當以孔子孟爲正辱已以正天下即使成功亦屬說遇
斷斷乎其不可耳

春王正月考

胡氏謂孔子以夏時紀周歲昔人疑之胡氏云不曰
春秋天子之事乎余尤疑之夫諸侯大夫天子所得
而誅賞予奪者也孔子不得誅賞予奪而正其可誅
可賞可予可奪之罪以爲是夫也雖不華袞鉞鉞於
天子之庭而得褒貶榮辱於是非之曰此史官法官
之事非天子之事也若召而爵之執而戮之則天子
事矣然則孔子異我之言何謂也曰是非褒貶之筆

人之所忌也愛憎毀譽之口或罪我不明亂臣賊子
之徒或罪我不公非罪我行天子之事也孟子春秋
天子之說已加孔子未有之權胡氏以改正朔爲天
子之事又加孔子以無王之罪夫改正朔易服色異
姓受命之事非但天子之事也孔子則人也而改周
之正朔豈直無時王亦無武周矣行夏之時不遍師
第之私語魯史者公天下垂萬世之書也天下奉正
朔五六百年矣習知子之爲正月五六百年矣非革
命而一旦改之此豈行天子事乃無天子之事耳孔
子尊周者也從周者也方以有君偕天下乃革時王

之正朔以無君自處何以討人非惟不忍亦不敢矣
或曰春秋歲月固夏正也豈能爲孔子諱曰周雖以
建子爲歲首而未嘗以十一十二月爲春二三四
月爲夏五六月爲秋八九月爲冬何以知之寅
月爲春自唐堯命羲和授時以來虞夏商周未之有
改也是夏之時乃唐虞之時非夏所得專也寅卯辰
爲春巳午未爲夏申酉戌爲秋亥子丑爲冬非周所
得改也吾姑以天道明之日中星爲堯殷仲春周以
爲孟夏日永星火堯正仲夏周以爲孟秋宵中星虛
堯殷仲秋周以爲孟冬日短星昴堯正仲冬周以爲

孟春是堯以天象定四時而周亂天象也以物理明
之鳥獸孳尾堯在仲春周在孟夏鳥獸希革堯在仲
夏周在孟秋鳥獸毛毳堯在仲秋周在孟冬鳥獸氄
毛堯在仲冬周在孟春是堯以物理占四時而周乖
物理也以文義明之春者蠢也言萬物之形動而神
未爽蠢然無知也故蠢從春今之子丑寅卯是萬物
動時乎夏大也言萬物之昌大也今卯辰巳月是萬
物昌大時乎秋摯也言萬物之收斂也今之午未申
月是萬物收斂時乎冬終也言萬物之完畢也今之
亥月猶近完畢酉戌兩月是萬物完畢時乎是蒼頡

以文義名四時而周昧文義也武周之謬亦至此乎
以商家考之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祀於先
王奉嗣王祇見厥祖此太甲卽位之改元也曰惟三
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於亳此太甲
之復辟也此見殷人歲正首且而未嘗以十二月爲
春也孔氏湯崩踰月則附會之謬耳以周家考之幽
風周公作也曰七月流火則建中之星躔也曰九月
肅霜則戌月之天氣也曰春日載陽有鳴倉庚五月
鳴蜩則辰月午月之景物也八月剝棗十月墮穉則
酉月亥月之節候也女求桑桑采繁祁祁則辰月之

人事也周家改建不改時此一証也是時維夏六月
徂暑此周詩也謂卯月爲夏可矣謂巳月爲暑可乎
周家改建不改時此一証也曾誓言志曰莫春者春
服既成浴乎沂風乎舞雩辰月浴風吾已怪其太疊
而謂爲寅月可乎或曰溫泉自可浴是矣然則舞雩
之風亦溫風乎寅月樹木復有可息之蔭乎周家改
建不改時此二三証也周禮蠲氏云仲春之月令會男
女朱子解桃夭已知其時矣夫解孟子又有周七八
月夏五六月之說豈以桃夭非丑月乎又周禮仲春
勿用牝豈非爲其葦尾乎則仲春必非丑月矣周家

改建不改時此四証也君牙周書也曰於春水言
薄也周之春果在子丑寅則水正堅厚未為薄矣曰
夏暑雨冬祁寒周之夏果在卯辰巳卯暑未若午未
日月之為暑周之冬果在酉戌亥卯寒未若子丑月之
為寒日服昌力穡乃亦有秋中果周之季秋乎則百
穀之登必於酉戌兩月而後定其有無豈云乃亦有
冬矣周家改建不改時此五証也呂不韋雖秦人莊
襄未滅周時猶用周正其作月令猶然夏時周家改
建不改時此六証也秦史紀事每書元年冬十月是
前乎周者商改建不改時後乎周者秦改建不改時

周公之識固出李斯之下乎始皇建亥為歲首徒崇
水德乖謬已甚乃能改周時行夏時乎若夏時復於
秦則綱目大書特書矣是秦改周正因周時周之改
建不改時此七証也蓋子者一陽來復之初萬物發
生之始周曆崇天統故特標為歲首朝觀會同頒曆
授時郊禘慶賀皆重此月猶今之慶賀以至然至其紀
月定時仍以寅為孟春耳且周禮有正月有正歲二
正建建各有正歲建以為年首重以為事先尊以紀
五行之運氣新一代之制作與正月之正不相干涉
蓋二建乃歲正而正月乃月正猶兄弟十一人或以

貴或以賢首事當尊惟父母委任而兄弟之行不可
亂也此三代建正之說非改月改時之謂也或曰屬
以子月爲歲首至寅月將何書曰春王正月也曰何
以知之以秦事知之秦以亥月爲歲首每歲首云冬
十月至於寅月則書春正月如云春正月趙將張耳
陳餘立趙歌爲王春正月項籍尊楚懷王爲義帝是
秦正亦建寅也由此觀之不可知乎汪克寬不考幽
風月令而獨以改歲在十月蟋蟀入我牀下之後及
唐風蟋蟀在堂歲事云莫之說明周家之建子爲正
月孟春不知周家子月改歲而仍改月又以孟子七

八月之間雨集爲夏五六月之證余以爲七八月間
不如五六月之多雨然七八月之憂旱七八月之雨
集亦是常事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此
所謂冬夏者夏正乎周正乎若云周之冬夏則卯辰
巳月之熱未必若巳午未月濡水之亟酉戌亥月之
寒未必若亥子丑月望湯之甚也何不曰秋日則飲
水春日則飲湯乎又引徒輿梁成於十一月十二月
疑於太晚因知十一十二月爲夏之九月十月不知
病涉之人惟子丑月爲甚謂此時枉梁已成民未病
涉非謂至此時始修也惟自漢以來言春王正月者

紛紛聚訟先儒謂爲千載不決之論余之辨折極其
毫釐者欲以白孔子行天子之事改正朔之寬決千
載之疑耳或曰孔子周人也而曰行夏之時何也曰
周以子月爲歲首不如夏以寅月爲歲首非爲周以
子月爲春不如夏以寅月爲春也只爲朱子周七八
月夏五六月一解之誤遂救無窮辯曰註書不可疑
乎

南禮辨

國朝尚左天下皆尚左或曰南人尚右非也南人並
行偶坐何嘗尚右故惟是作揖一事讓人於右居已

於左曰行南禮南人亦不自察其所從來耳蓋宗廟
朝廷之禮尊南面者也北以尊我也南面之東爲左
西爲右今文武之立班是已及其轉身而拜亦東爲
左西爲右何嘗不重左哉自北面者視之則東爲右
西爲左不知尊有所在矣論南面者之左右非論北
面者之左右所拜在南面之人非右班拜左班之人
也至於賓入主人之門非朝非廟無南面可尊左人
讓賓自以東爲左安得以無所尊之客位而行有所
尊之揖拜哉且非阼階西階古人設兩階之初意也
居已於左而居客於右南禮之誤也無疑矣若曰南

禮尚右則不差揖拜則差行坐二者必居一非矣或曰古人尚右今人尚左孰是曰古人是天道自中極而左旋起尚右也地道自西北而東南高在右也神道坐西東南尊在右也人道右手用事權在右故行步右是先發而左是次之起拜左是先屈而右是先伸八卦之位乾在右吉今簡冊之序從爲右古人重右因其自然順其當然也今人重左高者抑之下者舉之也論理勢則重右爲是耳

婦人拜辨

拜屈也折節以示屈不敢直躬之謂也男子以伏身

爲拜婦人以屈膝爲拜斷斷乎無兩說矣考之古禮男子再拜婦人四拜謂之夾拜蓋男子鞠躬婦人立屈膝男子拜婦人又立屈膝男子再鞠躬拜婦人又兩立屈膝是謂丈夫兩拜婦人四拜也今制太子與妃初見帝后太子四起拜妃八立拜惟是致詞妃亦同跪其興也太子俯伏皇太后皇后慶節命婦朝賀先立四拜引班首至殿上尚贊跪外贊皆跪丹墀諸命婦皆跪致詞稱賀畢不替俯伏直贊興復位立四拜而禮畢今南方扮戲子婦上父母壽子俯伏婦人雖跪而不俯伏猶有古人之遺意焉蓋婦人興伏爲

拜起於武后臨朝袞冕郊天俯伏拜興而行天子之
禮後世用之今士夫庶人親迎夫婦拜天地拜舅姑
尚有婦人同夫拜興拜興之車而丘瓊山家禮儀節
父母醮女尚有拜興之文皆謬也故珠冠之制俯首
不得爲不俯伏無墜髮落冠之憂故不嫌於重耳每
問中常待宮人見后妃當以何爲禮曰宮人遇后妃
則叩首而行遇朝賀亦只立拜相沿謂叩頭爲小禮
立拜爲大禮耳魯秋傳云三肅使者蓋婦人以立拜
爲肅拜故周禮九拜之法有肅拜註曰婦人之拜也
近世婦人簡書加一端字則非古矣又曰欵衽萬福

則不經矣婦人喪禮亦有稽顙之文蓋叩頭之及地
者余非謂婦人不叩頭但伏興爲拜則不可耳且拜
無奇數或再或四或八或十二其奠獻跪而俯伏非
拜也故贊者不列於拜數今臣子謝恩禮稱五拜三
叩頭載在會典禮臣殊失本意矣蓋四拜四叩頭耳
四拜畢不贊拜何以叩頭其實第五拜爲一叩再加
三爲四叩耳或曰拜爲兩手齊下惟男子爲然曰非
也婦人立拜不兩手齊下乎今鄉俗以立拜爲輕以
叩頭爲重故婢奚見主人不敢立拜止是叩頭則知
叩頭固重立拜非輕也簡而便故輕之耳

三年之喪辨

或問三年之喪不三十六箇月止於二十五月而畢何也曰喪者親始死之日也十二月再見親死之日也謂之小祥尙在吉凶之界二十五月三見親死之日矣謂之大祥言祥莫大乎是始棄凶而從吉矣是月也有餘哀焉心怛怛而不忍情戀戀以增悲又一月而爲中月乃行禫祭禫者澹澹然平安矣作樂歡笑如他日然飲酒食肉如衆人然蓋自二十五月已屬餘哀一十六月已無餘哀先王制禮雖聖人不敢過也近世迂儒有執喪三十六箇月者是不明喪之

一字也或問不計閏何也曰計閏則短一月不見三年之喪矣假如二月十五日親喪必待又明年二月十五日始經三見親喪之日若計閏則正月十五日爲二十五日矣是短一月不見親喪之第三日也故不計閏非謂以厚爲道也近世俗吏有親死於閏二月十五日不補前月爲計閏二十五月之後值閏二月十五日以不服後月爲計閏者皆送問治罪是不明不計閏之言也有二十七箇月外責餘哀三箇月餘哀之中起文赴部者亦送問治罪是不明二十五月而畢之說也總之三年之喪實服二年故曰再期而

大祥嗟夫古三年之服曰若喪曰宅憂不御酒肉不
治生業廢祭祀謝交遊詩書不事學問不談不見齒
不入室寢苦枕塊禮壞樂崩故七百二十日不爲不
久後世惟素冠白衣在身而已百不一異常可謂若喪
乎可謂宅憂乎雖緣終身可也

新刻呂新吾文集卷之六終

